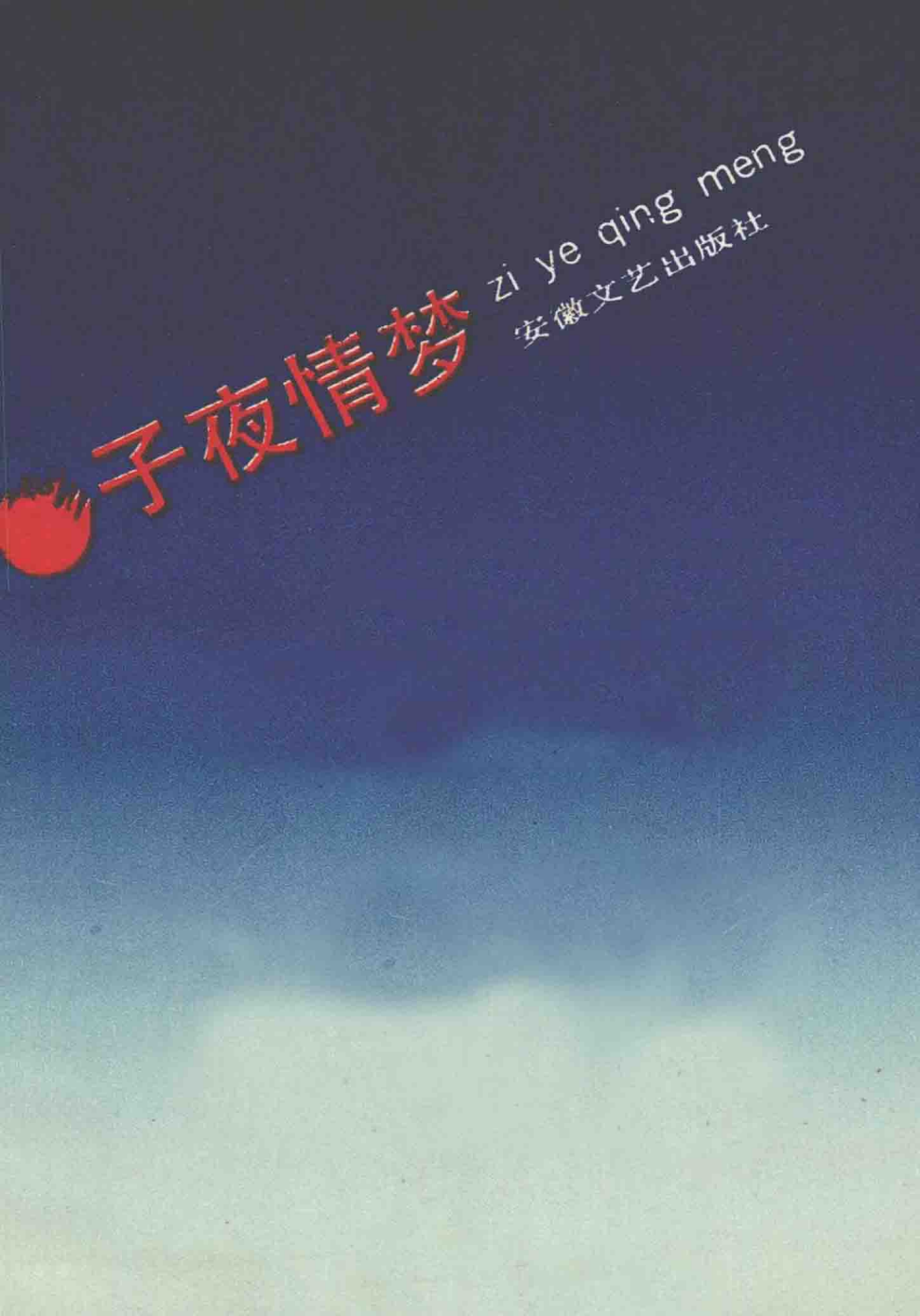


Ziyeqingmeng
子夜情梦

(美) 西德尼·谢尔顿 著
马塞夫 幼子 士心译



子夜情梦

zi ye qing meng

安徽文艺出版社

SIDNEY SHELDON
MEMORIES OF MIDNIGHT

根据英国 William Collins Sons & Co. Ltd 1990 年版译出

子夜情梦

〔美〕西德尼·谢尔顿 著 马塞夫 幼子 士心 译

责任编辑：张 磊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283号）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芜湖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11.5

字 数：245,000

版 次：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51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0654-1/I·582

定 价：5.1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中国读者熟悉并喜爱的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西德尼·谢尔顿，于去年出版的一部新作，小说给我们描述了一个离奇、复杂而又扣人心弦的故事。

从一个贫民窟里的流浪儿一跃成为希腊亿万巨富的康斯坦丁·德米力斯，外表英俊洒脱，温文尔雅，内心却无比歹毒，他有着强烈的报恩感和疯狂的复仇欲，特别对于金钱与女色，他有永远满足不了的欲望。萝爱拉是他毕生唯一真心钟爱的女人，但当她与德米力斯的飞机驾驶员拉里私通后，德米力斯便用极其险恶的手段将他们双双送上了断头台，同时，又将拉里的妻子、美丽聪慧的凯瑟琳弄成失去记忆，并企图占有她后将她弄死在自己的怀里……当这一切罪恶计划正在进行时，凯瑟琳逐渐回复了记忆，她不时地被子夜时分交替出现的情梦或恶梦弄得无法安眠。

德米力斯的妻子、名门之秀麦丽娜终于被丈夫的恣意凌辱与寻花问柳的恶习激怒反抗，当她得知丈夫的罪恶计划时，经精密的策划后，毅然以自己的生命作代价将丈夫送上了法庭……

不要为我歌唱白昼，
因太阳与情人为敌。
请歌颂阴影和黑暗，
还有那午夜的回忆。

——古希腊女诗人萨福

序 幕

1949年5月，九龙

“这看起来一定要像是一次意外事故，你能安排妥当吗？”

这种提问是一种侮辱，他不由得怒火中烧。这种问题只配去问那些你从街上雇佣来的业余杀手。他几乎想用下面几句挖苦的话，来回敬对方：哦，是的，我想我是能够安排妥当的。你不是想安排成是一次室内的意外事故吗？我可以寻找机会让她从一段楼梯上摔下去折断脖子，就像那个马赛的舞蹈演员。或者让她喝醉了酒淹死在浴缸里，就像那个格施塔德的女继承人；她也可以吸入过量的海洛因，有三个人就是被他用这种方法处置的。或者可以让她手里拿着一根点燃的纸烟在床上睡着了，就像在巴黎左岸大旅馆里那个瑞典侦探。或许你更喜欢把事故安排在室外吧？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安排一次车祸，一次飞机失事或者一次海上遇难。

然而上面的那些话并未从他口中吐露出半个字来，因为实际上他害怕这个坐在他面前的人。那些关于此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传说，他已经听得够多了，他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传闻。

于是，他只是这样说：“是的，先生，我会安排成一起意外事故，决不会有人知道的。”以至于当他在说这句话时，立刻就意识到：他心里明白，我是知情人。他等待着对方的回话。

他俩正坐在原围有城墙的九龙城一座古老的建筑物的二楼里。城墙是一群中国人在1840年为抵御英国鬼子、保卫自己而建造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城墙已被推倒，不复存在。不过现在还有其它的无形的墙，使外来人望而却步：这便是麇集着的杀人团伙，吸毒者和强奸犯，这些家伙在曲曲弯弯、黑咕隆咚、水泄不通的小巷中游来逛去，在阴森森的楼梯间伺机作案。旅游者被警告说，不要呆在这个地方。甚至连警察也没有胆量冒险穿过这里的街。他时而可以听见窗外街上混乱的嘈杂声，以及九龙城居民用不同语言组成的那种尖锐、沙哑的洋腔怪调。

那人用乌黑的眼珠冷冷地打量着他，良久，终于开口说道：“很好，何种方法任你选择。”

“好的，先生，目标是不是就在九龙？”

“在伦敦，她的名字叫凯瑟琳，凯瑟琳·亚历山大。”

一辆豪华轿车将那个男人带到了尖沙嘴摆花街的“蓝屋”，轿车后面紧紧地尾随着另一辆小汽车，里面坐着两个全副武装的贴身保镖。“蓝屋”是仅向特殊贵宾开放的地方：诸如来香港访问的国家元首，著名影星，大公司总裁等等。“蓝屋”的总经理以谨慎著称，六年来，在该处供职的一个年轻的姑娘，向一位记者谈及她所接待的宾客。第二天早上，人们在哈伯顿港区发现了她，这时，她的舌头已被割

掉了。“蓝屋”中所售的一切都是高价的：童男玉女，毋须依靠男人和动物自己也能寻欢作乐的女同性恋者。这是他所知道的，唯一还保留着运用公元十世纪时的古书《医心方》中所记载的独特技巧的地方。总之，“蓝屋”是人们能尽情享受种种在外面遭到禁止的寻欢作乐方式的场所。

这时，那个男人叫来了两个女人，她们真是一双天造地设的佳人：千娇百媚，蜜意柔情，楚楚可人。这不由使他想起了上回在这里的艳遇……，在那个没有底座的金属凳子上，她们用舌头和手指轻轻地抚遍他的全身，浴缸里暖融融的热水流到了瓷砖地上，他不禁感到浑身阵阵燥热。

“先生，听候您的吩咐。”

三小时过去了，待他纵情恣乐后，心满意足地把姑娘们打发走了。他又叫了一辆豪华轿车，直奔摩迪道。透过车窗，他注视着这座不夜城的璀璨灯火，中国人把这座城市称之为九龙，他想象着在城外的山峦岭壑间潜盘着九条巨龙，窥视着人间，随时都会猛扑下来，将那些羸弱且毫无防备的人置于死地。不过，他可不是个弱者，也从来没有放松过警觉。

他们来到了摩迪道。

一位道士已在门口恭候，他身着一件褪了色的东方道袍，留着一撮灰白的长胡子，宛如远古时的故人。

“求神吗？”

“求神。”

“多少钱？”

“一千元。”

“好吧。”

道士合上双眼，默默地祷告，并开始摇动签罐，那个木头杯子里装着许多竹签。一根竹签掉了出来，道士停止了摇动。他一语不发，查看着解签册，俄顷转向求签者，用蹩脚的英语说：“神说你很快就会消灾祛难，除掉大敌。”

此人心中不由一阵惊喜，他是个聪明人，当然明白这古老的求签术只不过是种迷信，然而也正因为太精明了，此刻又竟然忘记了这一点。此外，这对他来说还预示着一个吉兆，今天是阿吉尔斯·康斯坦丁节，是他的生日。

“神保佑你有好风水。”

“多谢。”

“好说。”

五分钟后，他又登上了豪华轿车，向香港的启德机场驶去，他的私人飞机停在那里，正等着将他送回雅典。

目 录

序 幕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4
第三章	17
第四章	34
第五章	54
第六章	76
第七章	99
第八章	118
第九章	134
第十章	142
第十一章	151
第十二章	169
第十三章	189
第十四章	197
第十五章	206
第十六章	218
第十七章	240

第十八章.....	249
第十九章.....	254
第二十章.....	267
第二十一章.....	272
第二十二章.....	283
第二十三章.....	287
第二十四章.....	295
第二十五章.....	304
第二十六章.....	307
第二十七章.....	309
第二十八章.....	315
第二十九章.....	319
第三十章.....	321
第三十一章.....	330
第三十二章.....	333
第三十三章.....	336
尾 声.....	339

第一章

希腊，约阿尼纳，1948年7月

她每晚都在尖叫声中惊醒，并总是重复着同一个恶梦：在风雨交加中，她在湖的中央，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拼死命将她的头按到冰冷的湖水里去，想淹死她。每每醒来时，她都惊恐万状，上气不接下气，大汗淋漓。

她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也完全失去了对过去的回忆。她讲的是英语——却不知道自己出身于哪个国家，怎么会来到希腊，栖身于小小的卡米莱特修道院。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脑海中会渐渐地涌现出一些支离破碎的回忆，它们朦朦胧胧，转瞬即逝，来得突然，去得飞速，使她无法捕捉，无法截留，更无法细细回味。它们总是在她毫无防备的时刻突然出现，弄得她莫名其妙，无法理出头绪来。

一开始，她提出些问题，卡米莱特修道院的嬷嬷都很和善慈祥，善解人意，然而教规却要求她们守口如瓶，保持缄默。唯一能准许说话的人是特丽莎嬷嬷，就是那个年纪稍长而身体孱弱的女修道院院长。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我的孩子。”特丽莎嬷嬷回答。

“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这片山峦脚下有个小村庄，叫约安尼纳。去年一个暴风雨的晚上，你坐在一条小船上在湖里漂泊，船沉了，上帝保佑，我们的两个姐妹看见了你，把你给救了起来，又把你带到了这里。”

“可是……在这之前，我又在什么地方呢？”

“很遗憾，孩子，我不知道。”

她对此回答并不满足，又追问道：“难道没有人来查询过我？也没有人试图找过我的下落？”

特丽莎嬷嬷摇摇头说：“没有。”

她真想绝望地大声呼喊，不过她仍紧追不舍地问道：“那么报纸呢？……一定有关于我失踪的报道。”

“你知道，我们是不准和外界联系的，孩子，我们必须听从上帝的旨意，必须感谢他对我们的佑护。你不是活下来了吗？”

这些答案离她所企求知道的差距太大。开始时，她感到十分虚弱，没有精力去打听自己的事。然而悄悄地，经过几个月的休生养息，她恢复了健康和体力。

待她能够到处走动时，便天天到修道院的院子里去照看那些五色斑斓的鲜花，来自天国的灿烂阳光沐浴着整个希腊，和煦的轻风送来阵阵柠檬和葡萄藤的芳香。

四周一片宁谧，如此安逸，如此静。可她的内心却没有片刻安宁。我失踪了，她想，却无人过问，这是为什么？难道我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了？我究竟是谁？究竟是谁？是谁？！

她的脑海里不时还是会出其不意地产生各种幻觉，一天早晨，她醒来时，脑子里突然出现这样一幅景象：一个裸着身子的男人正在帮自己脱衣服。这是在做梦吗？这到底是梦呢？还是过去确实发生过的事？那个男人是谁？是不是她的丈夫？她有没有丈夫？她手指上并没有戴结婚戒指。事实上，除了特丽莎嬷嬷给她的那本卡米莱特修道院黑封皮的教规和一枚小巧玲珑的别针，以及那只眼睛碧绿，扑腾着翅膀，跃跃欲飞的金丝雀外，她一无所有。

她是个不知姓名者，一个生活在陌生人中间的异乡人，没有人能够给予她帮助，也没有心理医生来规劝她，告诉她曾因为经受了巨大的心灵创伤，如今要保持神经健全，只能与可怕的过去彻底一刀两断。

那些幻觉依旧出现，并闪过得越来越快，她的脑子仿佛变成了一块巨大的拼板玩具，奇形怪状的板子在翻滚着，毫无意义地拼凑在一起。她又仿佛看到了一间很大很大的摄影棚，里面尽是一些身穿军装的男子，他们像是去拍一部电影。我是个演员吗？不，她看上去像是个主管，可主管什么呢？

一个军人向她献上了一束鲜花。你得自己付这花钱，那军人哈哈大笑。

连接两个晚上，她都梦见了那同一个男人，他正在机场和她道别，醒来时，她正在哭泣，因为她将失去他。

打那以后，她再没有平静过，这些不仅仅是梦，这是她过去生活过的片断，我必须弄清楚过去的我，我究竟是谁。

一天半夜，一个名字出其不意地从她那淹没了的记忆中被挖掘了出来：凯瑟琳，我的名字叫凯瑟琳·亚历山大。

第二章

希腊，雅典

在任何一幅地图上，虽然找不到康斯坦丁·德米力斯王国，但它实际统辖的采邑却比许多国家都更辽阔，更强大。他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两三个首富之一，其影响之大，无法估量。他没有任何爵号或官衔，却能不时地花钱替人买下首相、红衣主教、大使或国王等要职，抑或又出卖它们。德米力斯的触角能伸向四面八方，在几十个国家中布下罗网。他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思维敏锐，体态魁伟，比一般中等个头的高得多，胸膛和肩膀都宽得出奇，他肤色黝黑，长着一个希腊人的高鼻梁，一副橄榄黑的眼睛。他的面容像一头随时准备捕食小鸟的鹰隼。尤其是当他打算制造麻烦时，更是别具风采，魅力无穷。他擅长辞令，会讲六国语言，并因此声名遐迩。他拥有世界上最重要的艺术收藏宝库之一，一个私人机队，他的数十座宝邸、别墅和城堡遍布全球。他还是个美女鉴赏家，无法抗拒美色的诱惑。人们传说他是个热情的恋人，他那些罗曼蒂克的艳遇如同他发迹的冒险故事一样有声有色，丰富多彩。

康斯坦丁·德米力斯为自己的爱国主义精神而自豪。他

那些在科孚纳基和普萨拉私人岛屿上的别墅总是挂着蓝白两色的希腊国旗——但他可从来不纳税，他认为没有必要用凡夫俗子所需遵从的规章制度来约束自己，他的血管里流着——神的血液。

几乎所有见到德米力斯的人都想从他那里索取到一些东西：资助一项商业计划；筹集一笔慈善资金；或者单单是他的友谊就能赋予的权力。德米力斯善于洞悉人们真正的欲望，它们与人们口头上的表白正是恰恰相反的。他把这种游戏当作一种挑战。他那颗善于分析的头脑怀疑一切表象，所以，他从不相信他所听到的话，从不信任任何人。“敌手亲于朋友”，这就是他的座右铭。为他撰写传记的记者们只能看到他的亲切友善、精明强干、温文尔雅以及他那无穷的魅力。他们毫无理由去怀疑那个隐藏在和蔼可亲的外表下面的真正的德米力斯，却是个嗜杀成性的疯子，一头凶猛的野兽，他随时都会出自善性的本能向你的喉管猛扑过来。

他是个冷酷无情的人，哪怕是一点小小的过失，他也会耿耿于怀，从不忘却。对于古希腊人而言，“正义”常常就是“复仇”的同义词。德米力斯却两者兼备。别人每每对他的故意冒犯，他都会切记萦怀；而无意与他结仇的人，也会受到加倍惩罚的不幸。而对此，他的敌手却一无所知，毫无防备，因为德米力斯的那颗数学头脑使他精于算计，他会耐心地逐步筹划，布下天罗地网，捕获敌手消灭他们，使敌手最终得到报应。

他津津有味地数小时数小时地筹划如何给对手设置陷阱，细心地研究复仇对象，分析他们的性格，掌握他们的长处和弱点。

在一次晚宴上，德米力斯无意中听到一位电影制片商在谈起他时说了句：“那个狡猾的希腊人。”德米力斯便等待着时机，两年后，这位制片商与一位大名鼎鼎的国际影星签约，由她主演他的一部新影片，该片耗资巨大，由他自己出资，待到影片拍摄到一半时，德米力斯设法诱使女主角中途告退，随他登上他的游船拂袖而去。

“我们去度蜜月”，他对女主角说。

她是随他去度了蜜月却没有举行婚礼。影片最终不得不停拍，制片商也因此而破了产。

在德米力斯人生的游戏中，还有几位有待他去清算的游戏对手，但他并不性急。在期待、筹划和最后行动的全过程的每一个步骤上，他都能寻找到乐趣。近来，没有人与他结仇，因实在无人堪与之匹敌。于是，他便把注意力集中在过去，搜索着那些曾与他有过宿怨、发生过龃龉的人。

但是，德米力斯的正义感是双向性的，正如他从不饶恕伤害过他的人一样，他也从不忘记有恩于他的人。有一个在他孩提时曾给他提供栖身之处的贫苦渔夫，后来成了一个庞大的捕鱼船队的船主。当他穷困潦倒，两囊空空时，一个曾经给他接济过吃食与衣物的妓女，竟然神秘地继承了一幢公寓大楼，可对赐惠于她的恩人却一无所知。

德米力斯出身于比雷埃夫斯一个码头搬运工的家庭。兄弟姐妹共十四人，餐桌上的食物从来都不够填饱家里人的肚子。

康斯坦丁·德米力斯自小便显露出过人的经营天赋。他放学后东跑西颠干些杂活，赚些零用钱。十六岁时，他用攒